



7247.5  
普

# 狼牙山五壮士

邢也 孙福田 和谷岩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I 247.5

44

10315

27  
(6)

# 狼牙山五壮士

邢也 孙福田 和谷岩著

狼牙山五壮士

邢也 孙福田 和谷岩著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\*

787×1092 1/32 1印张

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，1959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30,001—140,000 定价(4) 0.29元

## 序

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  
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

亲爱的读者，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？你知道这首古诗的来历吗？

关于这首古诗，有一个英勇壮烈的故事。

打开祖国的地图，你可以看到，在我们首都西南方向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，那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。在两千年以前的战国时代，这一带是燕国的国土。一个燕国的太子，曾经在易水河边送别前去谋刺秦始皇的勇士。那位勇士名叫荆轲。上面的两句古诗，就是荆轲和燕国太子分手的时候唱出的悲歌。

岁月悠悠，两千年过去了。在易水河畔，又发生了无数的英雄故事。这儿的人民无比坚强，就象那山顶上的劲松。这儿的一草一木，这儿的每一块石头，都曾经染过英雄们的鲜血。

这本书所要讲的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，发生在一九四一年。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。

那年秋天，日本鬼子調集了三万多人，向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的晋察冀边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“扫蕩”。敌人所到之处，实行了燒光、杀光、搶光的“三光政策”，妄想用这种残酷的手段摧毀我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。但是，敌人的梦想被粉碎了。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組織起来的晋察冀人民，是任何力量也压不倒的。为了粉碎日寇的大“扫蕩”，晋察冀軍民展开了英勇的斗争。就在这次反“扫蕩”斗争中，就在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上，曾发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。这个故事，比荆軻刺秦王要伟大得多，壮烈得多。这就是有名的“狼牙山五壮士”。

# 1

秋天，正要收割庄稼的时候，地里的谷子摇着粗大的穗子，柿子树和核桃树上结满了果实。但是，村庄里、山沟里、梯田里没有一个人影儿。田野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那山脚下弯弯曲曲的唐河哗哗地流着，不时翻起一排排浪花。

这是富庶的冀西山区。这里的人民，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了“二五”减租，翻了身，做了主人。要是在平时来到这里，你可以看到：漫山遍野都是愉快地劳动着的人们，你可以听到那象银铃一样动听的少女的歌声，你可以看到一行行手持红缨枪的孩子们正在操练，你还可以到打谷场去参加庆祝丰收军民同乐的晚会。但是现在，这里的人民，正紧张地准备着，将要和敌人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。所有的村庄都实行了空室清野。老乡们都有组织地转移到深山里去了。就在青虚山的那边，山村正在燃烧，金黄的庄稼也正在燃烧，团团浓烟，直冲云霄。大队敌军从一个燃烧着的山村里冲出来，正翻过山梁向东方的狼牙山区行进。

走在大队最前边的，是日寇联队长高见，这家伙四十多岁，骨拐脸，留着两撇“鼻涕胡”。腰里卡着把明晃晃的洋刀，

他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，氣勢洶洶，活象個煞神。

在高見的后邊，還有幾個騎馬的軍官，那是高見的參謀和助手。

再后邊，有個穿便衣，戴禮帽的家伙，生得尖嘴猴腮，聳肩弓背，這是漢奸趙玉昆。

高見騎在馬上走着，不時的把望遠鏡舉到眼上向遠處看。敵軍大隊人馬下了盤山道，從成熟了的谷子地里踏過去。馱着山炮的騾馬嘶叫着。鉄蹄經過的地方，庄稼倒下了一大片。

正在這時候，北面涞源、易縣的敵人也出動了，分成三路向狼牙山區進發。東面保定到滿城縣的公路上，數不清的卡車，滿載着敵軍和糧彈，也正向狼牙山區前進。

原來“掃蕩”邊區的敵人，在西綫遭到我邊區軍民的沉重打擊，惱羞成怒，掉轉矛頭，轉向東綫，企圖集中力量消滅我軍第一軍分區楊成武部隊。占領我邊區東部的制高點——狼牙山。

敵人有飛機大炮，有充足的糧食彈藥，有現代化的通信聯絡設備，可是我們只有步槍和手榴彈和很少的幾挺機槍。日寇的封鎖和連年的“掃蕩”掠奪，使得我們的糧食也很困難。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，都要采樹葉，挖草根充作軍糧。這次敵人調動了很大的兵力，集中到狼牙山周圍，只是直接參加狼牙山戰鬥的就有四千多精銳部隊。可是我軍奉命堅守狼牙山區的部隊，只有一個步兵連。還有一些勤雜人員和一個后方醫院。

在面積不大的狼牙山里，隱蔽着涞源，易縣，徐水，滿城等

四个县的政府机关，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和附近的老百姓，一共有好几万人。因此，担任坚守狼牙山的这个连队的任务，是万分艰巨的。

在狼牙山的一个小山头上，我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正集结待命。在山后边，团主力正成单行行军纵队向山区深处前进。团主力奉了分区的命令，要转移到敌人的包围圈以外去执行新的任务。战士们戴着用毛草编成的防空圈，披着刚发下不久的草绿色的棉军装，背着被包，米袋，枪支，弹药等，汗流满面的走着。他们一面走，一面兴奋地“啦啦”别人唱歌：

“一连，来一个！”

“好……”

“请王连长来一段大秧歌好不好？”

“好……”“欢迎了……”

战士们好象并不是去迎接那出生入死的战斗，倒象是去接受一次光荣的检阅。

在山顶的一块黑色的岩石上，站着一个人八路军的指挥员。他三十来岁，在那黑油油的方脸上，一对神采奕奕的眼睛，闪闪有光。穿一身褪色的绿军装，脚上穿着草鞋，背上背着一顶竹斗篷。他就是一团团长丘蔚，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了。几年来，他带着这个团在狼牙山地区和敌人周旋，打了不少胜仗。敌人把一团看成了肉中之刺，眼中之钉，但又无可奈何。狼牙山一带的老大爷，老大娘们都知道丘蔚同志，他们亲切地称丘蔚同志“老丘”。狼牙山地区的群众把一团的战士看成象自己的亲人。



現在，丘團長正用望遠鏡向敵方觀望。望了一會兒，他把鏡子放下來，向身旁的警衛員說：“去請七連連長來。”

不大一會，七連連長跑來了。七連連長劉鳳山，是一身材魁梧的大漢，四十開外的年紀，可還是很有精神，象個青年人。

劉連長在丘團長面前站定之後，丘團長問道：“都準備好了嗎？”

劉連長說：“好了。”

丘團長思索了一下說：“看樣子敵人已經開始動作了。它的第一步計劃，是拚命地把我們向狼牙山腹地壓縮。第二步是和我們決戰。我們的任務首先是牽着老牛上山……”

劉連長問道：“讓它們上山？”

“唔，讓它們上山……”丘團長繼續說：“到了山上恐怕它們就後悔了……”

劉連長不明白團長的意思，臉上露出疑惑的神情。丘團長笑了笑說：“怎麼，不明白嗎？”

劉連長笑了笑。

丘團長指了一下山溝中正在行進的團主力說：“這把刀要插到敵人心臟里去……”

劉連長又笑了，習慣地搓了搓粗糙的雙手，活象馬上要動手似的。丘團長說：“今天部隊走得遠一些，你們連擔任後衛，要緊緊地盯住敵人。”

劉連長帶着難以壓抑的興奮向七連跑去。

過了一會兒，丘團長也到七連集合的地方來了。七連的戰士們已經整好了行裝，坐在地坎下邊休息待命。

七連六班的同志們在一棵小樹下邊休息。六班長馬寶玉正在埋頭擦槍。副班長葛振林看見丘團長遠遠地走過來，用臂肘碰了一下馬寶玉說：“團長來啦。”

馬寶玉抬頭一看，忙對葛振林說：“快把胡德林叫醒。”

胡德林正呼呼地睡在葛振林的身旁，葛振林輕輕照他屁股上打了一下說：“外頭下雨啦，快屋裡睡去……”

胡德林哼唧唧的翻了個身說：“別搗亂，讓我睡會兒，睡好了好跟鬼子干……”

說着又睡着了。葛振林伏下身去把嘴緊對着胡德林的耳朵喊道：“丘團長來啦——”

胡德林一下子就清醒了，一縱身坐了起來。

丘團長已經笑着走到六班跟前來了。戰士宋學義、胡福才看到胡德林那副迷迷瞪瞪的怪相，都笑了。

丘團長笑着打招呼說：“噢，馬寶玉，你們六班都在這兒嗎？”

馬寶玉報告說：“是。”

丘團長向戰士們掃了一眼說：“只這幾個人？”

馬寶玉說：“三個傷號，一個病號，就剩五個人了。”

葛振林接過去說：“五個也不算少，打起仗來一個能頂鬼子一百個！”

團長轉過臉來對着葛振林笑着說：“一個只頂一百個恐怕還是太少了點吧？”

葛振林補充說：“一百個太少，頂一千個！”

“對！要頂他一千個一萬個。”團長說完，戰士們都哈哈笑

了。團長指着戰士們，一個一個地叫出了他們的名字：“馬寶玉、葛振林、胡德林、宋學義、胡福才……”說完，團長的目光又落在戰士胡德林身上。胡德林身材高大，雖說是三十歲出頭的人了，還和青年人一樣好逗，好鬧，好出洋相，是全連有名的“活寶”。這會兒他剛剛睡醒，還在揉眼呢。丘團長說：“胡德林，你身體還那麼結實，沒鬧病吧？”

胡德林詼諧地說：“報告團長，我要鬧病要看個黃道吉日，一般地說，反掃蕩的功夫我從不鬧病。”

同志們笑起來，團長用手指點着胡德林說：“調皮鬼！”

團長走到宋學義、胡福才身邊，提起他們的被包來掂了掂問道：“怎麼樣，八路軍的生活過慣了吧？”

這兩個新戰士，互相對視了一下，笑着答道：“過慣了……”

話一出口，兩個人的臉都紅了，他們感到象是在自己家裏一樣的溫暖。

團長放下被包，很隨便地對戰士們說：“敵人這次來了三萬多人，又是三光政策，又是鐵壁合圍，凶得很呢。據說這次到一分區來，是要消滅咱們一團，占領狼牙山，你們說怎麼辦哪？”

戰士們齊聲回答說：“跟它干唄！”

葛振林說：“什麼三光政策，鐵壁合圍，還不是老一套！每年都來，都成了家常便飯啦，也沒把咱怎麼樣了！”

團長說：“呃——可不能大意喲，這次敵人不但兵力大，而且都是日本鬼子最精銳的爬山部隊，還有一個老奸巨猾的指

揮官高見……”

战士们一致回答說：“沒問題，我們保證完成任務！”

團長滿意地笑笑，繼續說：“好哇，延安的毛主席和朱總司令，咱們軍區聶司令員，以及全邊區的老百姓，都在關心着咱們這兒。這就看你們的啦！”

就在離七連集結的山頭十幾華里的一道寬闊的山谷里，大隊敵軍已經作好了進攻前的一切準備。他們在沙灘里，樹蔭下，站成了很多個整齊的方隊，一動不動，象是木雕的，泥塑的，鋼盔象甲蟲一樣的反射着陽光。

馱着山炮的騾馬嘶叫着，山腳下的軍用電台嗡嗡響着。

高見騎着一匹白馬，在一座山頭上用望遠鏡望着山谷里的村莊和遠處狼牙山的山峰。在他馬前不遠的地方，鋪着一面三丈見方的膏藥旗，旗子中心的紅徽象一灘鮮血。

高見放下望遠鏡，頭也不回地吩咐身旁的一個敵軍軍官說：“立刻給桑木師團長打電報，說共軍一分區主力，已被皇軍包圍在狼牙山區……”

敵軍軍官習慣地接下去說：“等候師團長的命令……”

高見瞪了軍官一眼說：“不，請求師團長立刻下命令。我要在一周之內消滅一團，占領狼牙山！”

敵軍官答應了一聲，向山腳下軍用電台那裏奔過去。高見瞅着軍官的背影，又忿怒又急躁。他是日本有名的山地戰指揮官之一。他在東北的深山密林中和楊靖宇將軍的部隊作過戰。“七七”事變後，他參加過有名的台兒莊會戰和進攻中

桑山的战役。他自己认为，他的部队虽不能称得上是百战百胜，也称得起十战九胜。这次进山扫荡之前，他曾当着桑木师团长的面夸下海口，说要为日本天皇建立奇功。但是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他的部队根据上司接二连三的电报东碰西撞，闹得精疲力尽，却一无所得。为此，他还对他上司——那位有点老糊涂的桑木师团长——憋着一肚子气。好在过去的一个多月，他的部队没有担任主要任务。现在桑木师团长把总攻狼牙山的任务交给了他，并且命令他担任这次战役的总指挥。他坚信自己不会辜负上司的信任。他从来是相信精神力量的，“自信——成功——英雄”这就是他的公式。和很多东京帝国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一样，他象崇拜天皇一样的崇拜希特勒，他把希特勒看成“胜利的象征”，他认为希特勒之所以“胜利”，正是因为他有“惊人的自信的力量”。过了四十五岁之后，高见还准备留起希特勒式的胡子和发式呢。

高见给桑木师团长的电报，很快就来了回电。进攻开始了。两架挂着膏药徽的飞机从南边的天空飞过来，在高见部队集结的山地上空转了两圈，便一直向狼牙山下的一个村庄俯冲下去。轟轟几声巨响，村子里升起了团团烟火。

这个山村叫北淇村。几天之前分区司令部还住在这里。现在，部队已经转移了，老乡们正收拾东西准备进山。炸弹一响，村里立刻乱了起来，男女老幼都奔到街上来，有的背着行李，有的拉着牲口，有的抱着孩子，提着包袱……挤挤撞撞奔到村口，逐渐形成一条人流，向村北山沟奔去。

一位花白胡子的老汉——张大叔站在一棵被炸倒的大槐

树干上大声喊着：“宝子——宝子——”

民兵队长张宝子领着几个背着枪抱着地雷的青年小伙子，从人流一旁跑过来，跑到张大叔跟前用手背抹了抹脸上的汗说：“爹……有啥事儿啦？”

张大叔说：“公粮运完了吗？”

张宝子说：“刚运完。”

张大叔说：“刚才满仓送信来说，咱们的队伍还没撤下来，先别埋雷。”

张宝子点了点头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张大叔想了想说：“还有……赶快派人往山上运雷，越多越好……”

张宝子转身刚要走，一个青年妇女抱着一大捆军鞋跑过来，老远就喊：“大叔，宝子，军鞋都收齐啦，怎么办？”

她是北淇村的妇救会主任李惠芬，是一团七连六班战士胡德林的爱人。

张大叔看着她抱的那一大捆军鞋思索了一下说：“送老君堂！”

“哎……”惠芬答应了一声转身就走，张大叔喊住她说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李惠芬疑惑地回转身来说：“不是运到老君堂去吗？”

张大叔走上前去一把就把那一捆鞋子夺了过来：“这儿到老君堂有十几里地，山高路窄，你一个妇道人家抱着这么一大捆鞋能上去吗？”

李惠芬说：“嗨——看大叔说的！我们上老君堂又不是三

回两回十回八回的啦……”

张大叔說：“我知道，那是空身人儿……再說，你去送鞋，把你家小牛子交給誰？”

这时，一头毛驢已經走到惠芬跟前。毛驢背上馱着两个荆条篮子；一个篮子装着粮食和盆碗用具，一个篮子装着个哇哇哭叫的小孩。

惠芬听了张大叔的話，看了看那只装着孩子的篮子說：“送鞋本来就是我們妇救会的事。我不去誰去？”

张大叔想了想，斬釘截鉄地說：“我去！”說完从地下扛起那一大捆鞋来挤进人流中去了。张大叔一面走还一面招呼着：“乡亲们，飞机来了快趴下，别跑，别害怕……”

## 2

扶老携幼的群众队伍，沿着一条山沟向狼牙山方向前进。炮声隆隆响着，几架敌机在空中盘旋着，不时地俯冲下来，向正在路上走着的人群扫射。一个老太太倒下了，包袱滚进了路旁的草堆。一个青年小伙子跑上前来，用毛巾包住大娘的伤口，把她背起来繼續前进……

在一道山梁上，七連的战士们分散着，靜悄悄地伏在草丛中監視着在前面山谷中向前运动的敌人。六班长馬宝玉不时地回过头去，看看那正沿着山路攀登的乡亲们。他发现又有两个人在敌机扫射下倒下了。他的心象中了一箭似地感到一阵难忍的疼痛。他立刻想起一年前自己家里所遭的那一場慘

禍來。

那是在一個風清月明的夜晚，他請假回到了自己家裏。他自從參軍後，一年多沒見到祖母、母親和小弟弟小妹妹了，他心裏積攢了多少的話要對他們說說呵。但是，當他走進村莊之後；村裏雞不叫，狗不咬，沒有一點聲音，象是頭上澆下了一桶冰水，熱火火的心窩一下涼透了。秋風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一陣陣焦臭。他當時鬧不清發生了什麼事情。等他回到了自己的家，走進那黑洞洞的，熟悉的北屋的時候，渾身毛發一下全豎了起來。

全家人都被日本鬼子慘殺了。有的躺在炕上，有的伏在地下，他最小的弟弟，象只青蛙似的蜷伏在鍋台旁邊，月光從窗口里射進來，照在老祖母那仰着的臉上。滿屋子都是熱烘烘的血腥氣……

馬寶玉坐在祖母屍體旁邊的炕頭上，看着周圍的一切。他沒哭，因為他無法使自己相信這是真實的。他呆呆地坐着，坐着，一直坐到第二天太陽升上了樹梢。他悶聲不響地在村邊的空地上掘了一個大坑，埋葬了親人的屍體。直到他歸隊之後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，總覺得那不過是一場惡夢。有一次他給一個房東老太太挑水，老太太見他的襪子破了，硬按住他讓他脫了下來，老太太一邊替他補襪子一邊說：“你又沒有一個家啦，大娘不疼你誰疼你呀……”這一句話把他從多日來的夢境中喚醒了。他才意識到自己真的沒有家了，生養自己的那個家在世界上永遠消失了。他感到一陣辛酸，可還是沒掉一滴眼淚。只是有一種東西在他的心裏萌芽，成長了，這種東西



是他过去很少感受过的，这就是仇恨。

現在，馬宝玉用火辣辣的眼睛，盯着山谷中那大搖大摆向前运动的敌人，心想：“他們过来了，狗强盜！要不把它們消灭，不知道他們还要杀我們多少人，毁灭多少个幸福的家庭！”

日本鬼子搖晃着膏药旗，吼叫着，已經爬上了山脚，馬宝玉压低着声音对身后的連長刘凤山說：“連長，干吧！”

連長說：“別慌，再放近点……这狗东西們真瘋啦，好象在他家菜园里走路一样，搖頭摆尾。不給他們点厉害的，他不知道馬王爷三只眼！”

果然不錯，鬼子的先头部队四五十个鬼子剛爬到离山頂四五十公尺的地方，被七連一陣排子枪手榴彈砸了下来。十几个鬼子倒在山腰里了。沒倒下的鬼子好象还不服气，在四五挺歪把子机枪的掩护下，又发动了第二次冲锋，結果和第一次冲锋差不多。

鬼子紅了眼，沿着山谷前进的那大队的敌兵也停止下来，集合在沙滩里。山炮也从騾馬上卸下来支架好了。

七連連長想：“敌人真要拉开架式跟我們干了……”他回头望了望高插云霄的狼牙山，見轉移的群众已經进了深山，就下了命令說：“同志們，撤！”

为了吸引敌人，七連長带着队伍下了山向东山口奔去，跑到那里之后，才发现敌人已經把山口子占领了。他們剛一露头，机枪子彈就象雨点似的洒下来。七連長带着队伍扭回头向西山奔。翻过山梁，沒見一点动静。山下是一片平地，長滿了沒收割的高粱、玉米。同志們都松了口气，这一下可突出来